

新视界



扫码关注“新民锦读”微信号,可参与蛙稻米健康食品馈赠活动。

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| 第 64 期 | 2014 年 8 月 31 日 星期日 责编:程 绩 视觉:叶 聆 编辑邮箱:xmjdb@xmwb.com.cn

本报记者 王文佳

2953 天,念斌可以随口报出他在看守所待过的日子。“从 2006 年 8 月 7 日被捕到 2014 年 8 月 22 日获释,每天都在数日子”。一周前,蒙受了 8 年牢狱之灾的念斌重获自由。8 年,4 次死刑,4 个至亲离世,38 岁的他头发已经花白。

无罪释放以后,念斌每天洗三次澡,能自己穿衣、洗澡、刷牙,哪怕是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小事都让他兴奋不已,因为太长时间戴着工字形手铐脚链,终获自由。

要学开微博、要学着使用智能手机,要培养和儿子的感情,要弥补辛苦的妻子和姐姐……念斌甚至来不及规划他该如何补上这 8 年,本周四,念斌在见完媒体之后住进了医院。在看守所落下了一身的毛病,他得先做个全面体检。

念斌归来



图 CFP

只想自救

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澳前镇,这里是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一个镇子,然而,这个镇子被很多人认知却是因为 8 年前的一桩命案。澳前镇 17 号,正好是澳前村和南赖村的分界口,对面就是当地最有名的金鹤大酒店。8 年前,念斌和丁云虾在这里分别租用了房东陈炎娇的一间店铺开食杂店,相处甚笃。

然而,2006 年 7 月 28 日晚,灾难发生了,丁云虾的 3 个孩子睡到 9 时多,8 岁的女儿俞悦忽然喊肚子痛,接着 10 岁的大儿子俞攀开始口吐白沫、腿脚抽筋,6 岁的小儿子俞涵跟着也开始呕吐。慌乱中的丁云虾喊来了婆婆公公,把 3 个孩子送到平潭县医院。但是,就在当晚,俞攀、俞悦先后停止了心跳。那一年,丁云虾 32 岁,距离丈夫俞建平在海难中丧生才过了 3 年。

很快,8 月 7 日,警方就锁定了嫌疑犯——念斌。当晚,念斌做了有罪供述,称自己在水中下了氟乙酸盐老鼠药。就因为这份口供,念斌 8 年来历经 8 次审理,10 次开庭,4 次被判判处死刑。

“8 年了,终于沉冤昭雪了。”这周四的上午,记者在福州市郊区的一个宾馆中,见到了无罪释放一周的念斌。说起当年发生的事,他几次哽咽。8 年了,他几乎没有吃过一餐热乎饭,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包括洗手间、天井只有 20 平方米的小房间内,8 年了,他说自己看到阳光的日子不出 1 个月;工字形的手铐脚链限制了他的自由,甚至让他丧失了日常生活能力;身体无法直立,睡觉只能全身蜷曲,十分钟必须换一个睡姿,他每天几乎睡不到 3 个小时。念斌已经记不清,这些年向多少人控诉过冤情,念斌一边诉说,一边在自己身上比划着,眉头紧锁,眼神中依然流露出了几丝痛苦。

他说的就是 2006 年 8 月 7 日平潭县公安局的游经飞和翁其峰对他做的刑讯。“他们说,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,要么照我说的认罪,要么



■ 念斌和念建兰姐弟情深

王文佳 摄

我把你老婆孩子一起抓进来。”身体、精神的双重打击几乎击溃了这个身体不算壮实的男人,他答应在摄像机前复述翁其峰教他的犯罪经过。类似的威胁翁其峰一遍遍地重复,在笔录上签字,到案发现场指认,甚至跟请来的律师再次认罪,念斌只得任由摆布,除了暗示律师去调查真凶,他找不到任何自救的方法。

唯一可以慰藉的是,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,所有死刑案件全部收回最高法院,念斌正好赶上。

家破人亡

念斌被捕的四个月内,妈妈疯了,爸爸死了,平潭老家的房子被砸了,周围村子的人燃烧着的愤怒让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,到福州寻找新生活。家破人亡,念斌的姐姐念建兰无力反抗,她哭得肝肠寸断,撕心裂肺。夏日傍晚,全家人围坐在阳台上聊天乘凉的场景像演电影一般在眼前闪现。妈妈疯了一样冲进屋子,扯下所有电线的画面历历在目;爸爸临终前说的“念斌有罪,千万万别不说话;念斌无罪,砸锅卖铁也要救人”犹在耳畔。她相信弟弟是清白的,而且知道,要想证明这一点,必须找到证据。

她开始自己买鼠药,模拟起诉

书中公布的案情,将鼠药倒入壶中做实验。为了找到类似的鼠药,她跑了 5 个省。会计出身的念建兰,成了“氟乙酸盐”“光谱分析”的半个专家。她找到受到牵连的房东陈炎娇,陈炎娇说,那天中午还用过壶里的水,水没问题。念建兰录了音,递交到公安局,但是法庭上,却没有呈现。

2008 年 2 月 1 日,福州中院一审开庭,“法官只问是和否,根本不听我解释”,第一次,念斌被判死刑。念斌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大年二十九。从此,他开始害怕过节,因为每到过节前几天,就会有人被执行死刑,他不知道,哪次就要轮到他的。

单打独斗不行,念建兰决定去找律师。不顾朋友的劝阻,她带着 2000 块钱孤身到了北京,在左安门租了间地下室。男女浴室就隔了一条帘子,每天晚上她必须用椅子抵着门才敢入睡。但她没有打退堂鼓,她在网上翻看了所有律师的资料,最后确定了张燕生律师,“大家都说我眼光好”。

拿到案卷后,张燕生与那时的助手公孙雪发现了很多疑点。首先是认定投毒到水壶中,水的检测有问题,水壶却没有。第二是指向死因氟乙酸盐的 7 份检验报告,每份都只有结论而没有依据,

那份念斌家门把手的检测报告中甚至用了“倾向于认定门把手上的残留物为氟乙酸盐”的不肯定字样。调查越是深入,张燕生就越觉得念斌是冤枉的。

而那些给自己扣上莫须有罪名的人,念斌说起来恨得直咬牙,“他们不是说有电话录音我向妻子默认罪行吗?你让他们拿出来啊!”

四判死刑

念斌投案案历经 8 次审理 10 次开庭,被告人念斌先后 4 次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,3 次被撤销判决,最高法 6 次批准案件延期审理,以致该案成为新刑诉法实施以来最受关注的悬案之一。

2008 年 12 月 31 日,福建高院二审,张燕生带着锅碗瓢盆上了庭。律师团把受害人所有吃的东西和中毒的结果做了比对,发现中毒的程度只和鱿鱼的量呈正比,和稀饭没有关系。可是那壶水明明用来煮了稀饭,水如果真有问题,稀饭无毒,说不通。事实不清,证据不足,案子被发回重审。

2009 年 4 月 29 日,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。这次,案情又有新发现:张燕生与公孙雪找到了陈炎娇被警方“藏起来”的三段证词,这三段证词均与警方认定的作案经过相左。但一切仍没有改变,2009 年 6 月 8 日,念斌再次被判处死刑。

2010 年 4 月 12 日,福建高院维持了福州中院的死刑判决,直接宣判,没有开庭。案子被送到最高法死刑复核,随时可能执行。念建兰至今无法忘怀那个雨天,“好像我也被判死刑了,不知道该怎么面对”。她辞了工作,大病一场,她开始害怕接电话,因为不知道是不是通知自己收尸的;而看守所内的弟弟更加不好过,“这是离死亡最近的一次,白天怕黑夜,黑夜怕白天”,他开始害怕天亮,因为死刑执行总是在清晨。

负债累累,一直没钱给侄子买玩具的念建兰这一次冲到玩具店,一口气买了 500 块钱的电动游戏。

“只当是一个父亲最后的礼物”。

是最高法的态度将走到悬崖边的一家人扯了回来。2010 年 6 月,负责念斌案死刑复核的法官亲自赴福建提审念斌。念斌还记得那天是将近 12 时,这时间本来提审应该结束了,因为是最高的死刑复核才破了例。“当时最高法的法官听我完整地说了整个过程,跟我说‘念斌,你放心,我们最高法是重物证轻口供的,就是你念斌今天跟我说都是你干的,我们也会用证据说话’。”

那是念斌被抓进看守所四年来第一次感受到正义的力量。提审结束后,他写信给姐姐,感恩这个千里之外来听他冤情的法官。同年 7 月,最高法还特别约见了辩护律师听取意见。

当庭对峙

很快,念斌的死刑不予核准的复核结果被送到了福建高院。就在这一年,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和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。公孙雪说,这是这个案子的一个重要时间点。“最高法出台证据审查规则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,新规则的出台让这个案件获得了最高法院的重视,对案件发回重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”。

正是有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,由于录像发现剪接现象,念斌的口供没有被采信;此外,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出现多处疑点,检材与标样的质谱图相同,死者心血、呕吐物的两份质谱图也相同;检材提取送检时间与检验鉴定委托书记载的时间矛盾。因此,这些证据法院都没有采信。

他们都以为念斌的无罪判决要来了,然而,2011 年 11 月 24 日,福州中院的判刑结果还是死刑,失望和希望再一次轮回。听到结果后,念建兰失控说出了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,念斌当庭痛哭,此后高烧不退,病了足足一个月。

(下转 A10 版)